

清代考据学家武亿纂修鲁、宝、邾三县志

● 潘民中

● 武亿的生平与仕途

武亿(1745-1799),字虚谷,号授堂,河南偃师人。幼承家教,酷爱读书,年十二,就“遍览九经、诸子,为文下笔千言”,塾师教他经史,能“举疑义以相质难”。但未及弱冠,父母相继谢世,使他“哀痛毁瘠,以读书自励”。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应乡试,获中第六名举人。但由于“乡居讲学,力求博通,鲜所师承”,学问一直未能精进,应会试屡不中,直至遇到朱筠。朱筠博学宏览,以经学、六书训士,是“乾嘉朴学的开宗元勋”“乾嘉朴学家的领袖”,武亿对其推崇备至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,留北京居朱筠邸。在朱门下“就书肆购异书,所得金石古文,皆为考证,学日益进”。朱筠负海内文望,门下士多一时俊秀,武亿亦在其中(如《文史通义》的作者章学诚出自朱筠门下),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,学问大进,“通贯经籍,讲学依据汉儒师哲,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”,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中三甲第十名,“赐同进士出身,以知县归班用”。

乾隆五十六年(1791)武亿走上仕途,赴任山东博山县(今山东淄博博山区)知县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和坤专权朝廷,并领导军统镇事。他听信妄言认为山东王伦起义被扑灭后,王伦并没有死,只是下落不明,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王伦踪迹。番役曹君锡、杜承德以缉捕王伦为名,招结无赖十一人,横行山东州县。武亿闻报下令拘捕,先是杜承德恃强倔犟,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。武亿质问他们:“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,为何来博山已三日不向我报到?而且牌照上明明写着只差遣二人,而你们为何成群结队,耀武扬威?”杜承德等无言以对。武亿依法一杖之,民皆称快。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,担心“将累上官”,以“任性行杖”劾革武亿官职。

武亿罢官后,因为清贫,无资回乡,又“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”,故应东昌府文苑之聘,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。后又主持过偃师二程书院,讲学于汝州春风书院,传道授业,诲人不倦。以小学、经史教谕生徒。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,在讲学授徒的同时,仍坚持潜心研究。主要金石学著作有《金石三跋》、《金石续跋》、《钱谱》等。经学家江藩在《国学汉学师承记》中说:“(武亿)酷嗜翠墨,游历所至,如嵩山泰岱,遇有石刻,打苔剔藓,尽心模拓,或不能施毡椎者,必手录一本。”又说:“偃师杏庄,去所居十

余里,民家掘井,得晋刘韬墓志,长二尺有余,重几(近)百斤,先生肩之以归。”乾隆甲寅年(1794),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,参加《山左金石志》。武亿对恩师朱筠门下学兄章学诚开创的方志学,也极为看重。他曾教育子孙:“读书当期有实用,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,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,能了如指掌,庶胸中包罗有物。”他参与了偃师知县汤毓倬、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《偃师县志》的编纂事宜,负责金石部分,著成《偃师金石录》二卷、《偃师金石记》四卷、《偃师金石遗文补录》等,刊刻于乾隆五十三年(1788)。

● 编纂《鲁山县志》《宝丰县志》

乾隆六十年(1795)冬,鲁山知县董作栋与宝丰知县陆蓉利用在汝州行馆相会之机,商定共同聘请武亿主纂鲁山、宝丰二县志,设志局于鲁山元紫芝琴台,先纂《鲁山县志》,接着纂《宝丰县志》。《鲁山县志》至嘉庆元年(1796)秋完成。董作栋在为《鲁山县志》定稿所写《序》中称:“予于乾隆壬子岁承乏是邦,披阅旧志,进邑之贤士大夫询问掌故,思加订正。自维谫陋,日从事鞅掌期会,教裁以来,未惶惧及。偃师武子虚谷,好古多闻人也,自山左解绶归,著述自娱。去年冬,余介邑茂才李居来,走币达书,以志事相属,虚谷慨然肯来。邑之士大夫鼓舞兴起,遴选尤才者能者,分司采访、校雠。予与虚谷,悉心参酌,凡诸体例一仿史裁归,证前书之外漏,扬近事之芳懿。矢诚矢公,阅一寒暑而卒业。为目二十,为卷二十有六。”书前列《凡例》九则,其中三条最能体现本志书的体裁特点。其一:“旧志所载诗文,今归入建置、古迹。依范致能《吴郡志》例,文繁不杂,最为典据”。恢复了《艺文志》本体,专门著录书目。其二:“采辑金石遗文,与县中墟聚、里居、山川、关隘,对证互见。实为史志所未载,反得散见于此,是以不惮博引详稽,取为方志之要。”这一条之精神贯注于全书,为本志一重大特点。举凡山川、古迹、物产、里甲以至衙署、书院、义学、寺观等目无不于金石遗文中博引详稽,穷究其历史渊源。名家手笔,功力非凡,可见一斑。如物产之香稻,引《文选》之张衡《南都赋》“滢泉香稻”谓“古代澧水之泽产香稻米”。其三:“前志多自为叙述,抄袭一律,望之刺目。今一概扫弃,因文见义,览者自详。”

武亿主纂《鲁山县志》于嘉庆元年(1796)成书后,当年就刊刻了出来,称嘉庆《鲁山县志》。然后如约接着纂修《宝丰县志》,“自草创以迄刊布凡十月”,到嘉庆二年(1797)完成。嘉庆《宝丰县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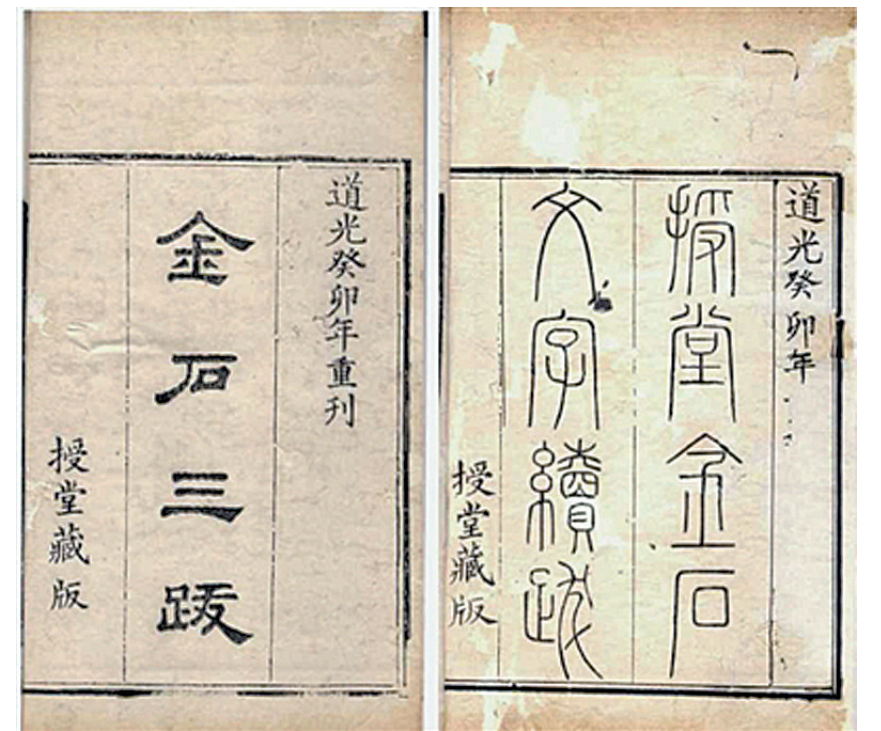
结构严谨,仍沿用史书体例,图、表、志、传、记五体并用。资料搜集广泛,《兵防志》最为典型,从隋唐府兵,至金巡捕,元土兵,明屯兵,皆有详细记述,脉络系统清晰,远出一般志书之上。武亿长于金石考据,搜罗金石最勤。该志书二十四卷,金石即有六卷,占全书四分之一,自周迄明末,搜采殆尽。武亿历来主张金石文字与经史对证互解,利用金石资料补缺纠谬,效果显著。宝丰知县陆蓉为该志所作《序》曰:“虚谷中州名士,畏荣好古,耽道研精。其为志也,叙事典而详,辨物瞻而约。复以金石可备参考,乃命其徒求钟鼎于应滨,摩碑碣于蔓草,是以选义引证,多所裨益。非所谓操斧伐柯,取则不远者耶!当其屏浮词,绝臆论,凡若爱古薄今,而诸生有辨疑问难者,亦必参酌,以存其说,虚怀若谷,益可想见其为人矣!”

● 编纂《邾县金石志》

支伟成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之《金石学家列传》第十八《武亿传》有:“修鲁山、邾县、宝丰三志,藉以自给”之语。嘉庆《邾县志》今佚,惟存章玉森《序》。而《序》中不言武亿纂修该志事。武亿纂修过《邾县志》成了疑问。但《清史稿·艺文录·史部·金石类》著录有《邾县金石志》一卷、《宝丰金石志》五卷、《鲁山金石志》三卷,“此三种皆为武亿编纂其县志时所撰”。其他资料也有说武亿纂有《邾县志》者。似乎武亿确实纂修过《邾县志》。仔细推敲章玉森嘉庆七年(1802)《重修邾县志序》称:“前令毛君,尝开局倡修,莫获卒业。岁庚申,予承乏兹土,以诸君未理,无遑及此。今岁稍暇,爰商诸外翰张、刘二君,延邑中宿学之士,搜集讨论,共成是编。”章玉森是庚申岁即嘉庆五年(1800)到邾县知县任上。极有可能武亿修成鲁山、宝丰二县志之后,毛师沆见其效果甚佳,于是趁势“开局倡修”礼聘武亿来邾纂《邾县志》,但仅完成《邾县金石志》,“莫获卒业”。邾县志没能最终完成的原因是什么?据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一《武亿传》载:“嘉庆四年十月,仁宗谕朝臣密举京外各员,内操端洁、才猷干济、于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,得赴部候旨召用。而在所举中。十一月,令其捧檄至门,而武亿以十月卒矣,年五十有五。”邾县知县毛师沆聘请武亿纂修《邾县志》,刚开个局,尚未来得及终稿,武亿突然病



清嘉庆四年刊本《安阳县金石录》,武亿撰。(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

清道光癸卯年刊本《授堂金石三跋》,《授堂金石文字续跋》,武亿撰。

逝了。也恰在此时,毛师沆卸任邾县知县,遂将未完成之《邾县志》稿留给了下任。章玉森刚上任,无暇顾及修志之事,三年后接修志之事时,已弄不清楚所接收半拉子志稿的详细来由了,因此在《序》中没有言及武亿纂修《邾县志》之事。

不过,武亿在纂修了《鲁山县志》和《宝丰县志》之后,还曾于嘉庆五年(1798)应安阳知县广东长宁举人赵希璜的邀请,帮助其纂修《安阳县志》。武亿

由于有纂修《偃师县志》、《鲁山县志》、《宝丰县志》的实践经验垫底,成竹在胸,驾轻就熟,《安阳县志》完成得很顺利,且成为县志的样板,受到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的高度评价:“试阅其目,井井有条,多合古意。先以图、次以表,掣其纲要;次以志、次以传、次以纪,析其目矣;殿以艺文,乃仿古人之目录,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,其体例不亦善乎?而每条必有考证,不徒杂糅旧文,其叙述不亦确乎?”

蚩尤故里话蚩尤

● 杨裕 王丙乾



蚩尤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,记载了中华民族三大始祖——炎帝、黄帝、蚩尤及相关史实。晋·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、唐·司马贞《补史记三皇本纪》等相关典籍中,对炎帝、黄帝亦有甚详的记载。但是,有关蚩尤的出生地及其活动地域等,史料则记载甚少。

近年来,笔者收集、挖掘平顶山地区与蚩尤文化相关的史料与遗迹,以区域内山水、村落及相关传说为切入点,运用文字学、图腾学等方法,结合现代考古史迹,初步证实:蚩尤故里在宝丰。

1940年前后,北京大学副教授孙作云等一批年轻学者,从事蚩尤文化的研究,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在孙作云撰写的《中国古代图腾研究》(蚩尤考——中国古代蛇氏族研究)《中国的第一位战神——蚩尤》等学术论文中曾指出:“蚩尤故墟在河南鲁山县澧水一带”“蚩尤氏为蛇图腾氏族”“蚩尤战败被杀于澧水旁的鱼齿山”“蚩尤为炎帝”“蚩尤为中国战神”等重要学术观点,不仅在当时学界产生巨大影响,而且为后人研究蚩尤文化指明了方向。

● 蚩尤出生地考

唐代徐坚著《初学记》引《归藏·启筮》云:“蚩尤出自羊水。八肱、八趾、疏首,登九淖以伐空桑。黄帝杀之于青丘。”

据查证,羊水即养水,亦称石河。它是宝丰县北部的一条河流,属于北汝河水系支流,全长68公里。

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:“汝水又右,迤为湖,湖水南北八九十步,东西四五百步,俗谓之东长湖。湖水下入汝,古养水也……养水,水名。俗以是水为沙水……又会澧为水,水出沛公西六十许步……其水东北注养水。养水又东北入东长湖,乱流注汝水也。”

据清乾隆《宝丰县志·山川志》云:“按将孤山今属汝州,土人呼尖骨山。石河自彼来。永仁、沙川,山符至今虽无传,而三堆山则名犹旧。邑湖浪山迤东皆三堆山,元塔里赤墓碑可见。石河经其南,自三堆东流经山阴下,至郟县寺庄入汝,其形势与郦注依稀相符。”

同时,在该志“宝丰县地舆全图”中,

尚“有养水”之标志。就郦注养水所云“三堆山”,是养水上明显的地理标志。《河南通志》中云:“三堆山在宝丰县西三十里,唐白居易居此。”《汝州志》曰:“三堆山在(宝丰)县西南西角,山下有乐天故宅、临汝郡公墓。在道光《宝丰县志·十里总图》中,亦有“石河即养水”的明确标识。

关于“养水”为“羊水”之说,《说文》对“养”和“羊”释义为:“养,从食,羊声。”养与羊,音同而义通;古时羊与养通用。据考古发现,这条横贯于宝丰县北境的养水(石河),自观音堂林站庄村村南至下游石桥镇地区两岸土地上,分布着十处古人类村落遗址和洞穴。昔时,这里土

地肥沃,水清草茂。生活在斯地的人们以养羊为生,羊群遍野,咩咩有声,人们习惯上称该水为羊水或羊水。其后,由郦氏记之而为“养水”而沿袭至今。

另据《宝丰县地名志》所录分布在养水中下游的十处古人类聚落遗址中,只有庄村村石河之阳的山洞穴,为旧石器时代古人洞穴;其他九处,皆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人类聚落。这就足以证明,早在远古时代,羊河流域已有类活动。经现代科学测定,其中这里出土的代表仰韶文化时代晚期的文物,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。据史学专家推定,属于炎帝、蚩尤、黄帝生活的历史年代(见

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卷)。故此,“养水”(即石河)当为《归藏·启筮》中所云:蚩尤出生地之“羊水”。

● 蚩尤城考

蚩尤城因其位于澧水之旁,故称澧城。据《魏书·地形志》云:“荆州,北清郡武川县。注:有澧城。”嘉庆《宝丰县志·古迹》所载《后周豫州刺史杜行宝墓志铭》中云:“其地东窥郟城之迹犹存;西迹澧城,避狄之隍如在;南邻澧水,神龟游括地之澜;北瞰龙山,仙鹤悲耸天之岫。”其中注明,澧城在澧水之阳,龙山之南。

澧城即澧阳城。道光《宝丰县志·桥梁》记载“高河桥”碑记云:“在城东南三十五里……今兹澧阳城右臂,当应水下游……”另据史书记载,澧阳城在隋唐时期曾设县治。乾隆《宝丰县志·沿革志》云:“西魏废帝三年,析山北之应城置澧阳县,隶广州,宇文周因之。……隋开皇十八年,省澧阳入湛水……唐武德四年(621)复澧阳,隶鲁州。贞观九年(636),併澧阳。澧阳起西魏,隶广州……伊时或澧阳折入封内,故编户者遂以为本澧阳耶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云:“澧阳城,一名应城,在县南二十五里,后魏置澧阳县。隋开皇十八年(598)改为湛水(县)。唐武德四年,又置澧阳县。”嘉庆《宝丰县志·地理志》云:“澧城,旧曰澧阳。”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:“唐初置鲁州,澧阳县属之,贞观初废。”道光《宝丰县志·古迹》中说:“漏泽园,附澧阳镇旧义冢六……西南‘古城’下坡一处……”从中指明,澧阳镇西南之“古城”,即古澧



古澧阳城区图(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城遗址所在。由此可知,澧阳城即为澧城。

澧城亦称应城,为西周应侯国之都邑。乾隆《宝丰县志·沿革志》载:“禹贡豫州之域,殷应国,周因之。”道光《直隶汝州志·沿革志》云:“宝丰县:殷,应国。”《魏书·地形志》曰:“鲁阳郡山北县,太和十八年置。注:有应山、应城。”《水经注》曰:“(应水)又经应城西,折而又经应城南,至旃檀寺入澧水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云:“澧阳城,一名应城。”另据有关史料记载,应国是西周武王之四子应叔之封地。原封地在山西省应县古应国境内,故称应侯。公元前995年,周昭王为南征荆楚,扩疆拓土,抵御楚国势力北侵,帅师南征,并动迁北方姬姓侯国南徙,应国亦在其列。其后,应侯迁都于澧城,仍袭应国国号,是为姬姓应国。公元前678年,为楚文王所灭,历时320余年。

综上所述,蚩尤城昔时即在澧水之阳的澧阳镇一带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其名称先后称之为澧城、澧阳城、澧阳县、应城、应乡,或称澧阳镇、澧阳街等。

● 蚩尤族居地考

九黎山,亦称九里山,是横贯于宝丰县东南澧水之阳的一道缓山丘陵。它西起澧城,东至北渡镇迤东,全长三十余华里。相传远古时期为九黎族聚居地。据《河南通志》云:“九里山在宝丰东三十里,相传汉高祖败项羽于此。”《方舆纪要》又云:“九里山在(宝丰)县东南三十里,以延表九里而名。”《汝州志》亦云:“九里山在(宝丰)县东南三十里,世传楚汉交战于此。九里之西有华山,其峰较

高,未详名所自起。”另据嘉庆《宝丰县志·金石志》姚如皋所撰《重建祖师圣母庙记》碑文记述:“县治东南隅六十里许,有山曰九里之名,乃是汉霸旗磨之孤峰……”上述史料提及的“九里之西有华山”,据考,“华山”位于澧城之东岗。

九里山称“九黎”之名者,尚有原北渡村古寨门匾额可证。今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,古名北渡寨,昔时建有寨垣,设四门,门楣皆有匾额。东曰“东迎启明”,西曰“西瞻长庚”,南曰“南临澧水”,北曰“北望九黎”。由此证明,北渡镇以北相邻之山岗,当为九黎山。据考察,九黎山系发端于今鲁山县辛集乡北境“龙鼻山”,向东南迤迤延伸,经锅底山、舒山、应山、华山、白龟山、凤凰山、北渡山等至北渡镇境以东,宛若一巨龙,横卧于澧水之滨,与澧水相依为伴,沿途有九岭相汇,故名九黎山。

九黎山名之由来,盖由古时九黎族聚居而得名。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注引孔安国注曰:“九黎君号蚩尤是也。”《战国策·秦策》高注:“蚩尤,九黎民之君子。”另据《吕览·荡兵》云:“蚩尤作兵。”高诱注:“蚩尤,少昊之末,九黎之君。”以上史料证实,蚩尤为九黎族的大酋长,其都邑(澧)无城,在九黎山之阳的澧水之滨。

综上所述,宝丰县境北部的养(羊)水,为蚩尤出生地;宝丰县境南部的澧城(澧阳城),为蚩尤氏族居地;与澧城相依的九黎山,为蚩尤氏族的聚居地。此外,与蚩尤文化相关的鱼齿山、鱼陵山,由应戎氏族栖居的应水、应山以及蚩尤族系熊(仇)尤氏族聚居的熊水等地,皆在宝丰县南部境区。故此证实:蚩尤故里在宝丰。